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第二辑）



张柏青 古汉语研究论集

ZHANG BAIQING GU HANYU YANJIU LUN JI

张柏青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第二辑）



张柏青 古汉语研究论集

ZHANG BAIQING GU HANYU YANJIU LUN JI

张柏青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责任编辑:潘 安

封面设计:丁奕奕 欧阳显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柏青古汉语研究论集/张柏青著. —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3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 第2辑)

ISBN 978-7-5676-2335-4

I. ①张… II. ①张… III. ①古汉语—文集 IV. ①H10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1165号

本书由安徽高校省级学科重大建设项目资助出版

张柏青古汉语研究论集

张柏青 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asdcbsfxb@126.com

印 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2016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0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15.75

字 数:248千

书 号:ISBN 978-7-5676-2335-4

定 价:45.0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总 序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前身是1928年建立的省立安徽大学中国文学系,是安徽省高校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四个院系之一。1945年9月更名为国立安徽大学中文系,1949年12月更名为安徽大学中文系,1954年2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学院中文系,1958年更名为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1972年12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1994年10月更名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这里人才荟萃,刘文典、陈望道、郁达夫、朱湘、苏雪林、朱光潜、周予同、潘重规、宗志黄、张煦侯、卫仲璠、宛敏灏、张涤华、祖保泉、余恕诚等著名学者都曾在此工作过,他们高尚的师德、杰出的学术成就凝固成了我院的优良传统,培养出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各类人才。

文学院现设有汉语言文学、汉语言、秘书学、汉语国际教育等4个本科专业,文学研究所、语言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所、美育与审美文化研究所、艺术文化学研究中心等5个研究所(中心)。拥有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中国语言文学、艺术学理论两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设有中国古代文学等10个硕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和学科教学(语文)、汉语国际教育两个专业学位点;有1个安徽省A类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3个安徽省B类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现当代文学);1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汉语言文学专业),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中国古代文学),两门国家级精品课程(文学理论、大学语文),1个省级刊物(《学语文》)。

文学院师资科研力量雄厚,现有在岗专任教师82人,其中教授28人,副教授35人,博士55人。2010年以来,本学科共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00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8项(含重大招标项目1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9项。教师中,有国家首届教学名师1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2人,皖江学者3人,二级教授8人,5人入选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6人入选省级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走过八十多年的风雨征程,目前中文学科方向齐全,拥有很多相对稳定、特色鲜明的研究领域。唐诗研究、古代文论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研究、古典文献研究、宋辽金文学研究、词学研究、当代文学现象研究、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梵汉对音研究、句法语义接口研究等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或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特别是李商隐研究的系列成果已成为传世经典,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先生说,本学科的李商隐研究,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学史》的改写。

经过几代人的薪火相传,中文学科养成了严谨扎实的学术传统,培育了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打造了精诚合作的学术团队,形成了理论研究与服务社会相结合、扎根传统与关注当下相结合、立足本位与学科交融相结合、历代书面文献与当代口传文献并重的学科特色。

21世纪以来,随着老一辈学者相继退休,中文学科逐渐进入了新老交替的时期,如何继承、弘扬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如何开启中文学科的新篇章,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基于这一初衷,我们特编选了这套丛书,名之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文库”,计划做成开放式丛书,一直出版下去。我们认为,对过去的学术成果进行阶段性归纳汇集,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可以向学界整体推介我院的学术研究,展现学术影响力。

关心文学院发展的朋友常常问我们:“你们自己说师大文学院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有什么可以证明呢?”是啊,校址几经变迁,由安庆至芜湖至合肥,最终落户芜湖;校园面貌日新月异,载有历史积淀的老建筑也已被悉数推倒重建,物化的记忆只能在发黄的老照片中去追寻。能证明我们悠久历史的,能说明我们深厚底蕴的,唯有前辈学者留下的字字珠玑的精彩华章。为此,我们特别编选了本辑文集,文集作者均是已退休的前辈学者,他们有的已驾鹤仙去;有的虽然年岁已高,但仍笔耕不辍。这些优秀成果,是他们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砥砺我们人格的源泉,是指引我们前行的明灯,是督促我们奋进的

动力。

我们坚信,承载着八十多年的历史积淀,文学院必将向学界奉献更多的学术精品,文学院的各项事业必将走向更悠远的辉煌!

储泰松

二〇一五年八月

目 录

第一编 《二十四诗品》作者研究

从《二十四诗品》用韵看它的作者	3
“二十四韵”语境别义——《二十四诗品》作者补证	10
从《二十四诗品》用韵看它的产生时代与作者	21
关于《二十四诗品》用韵的答疑	34
《二十四诗品》用韵的时代特征与个性特征——司空图著《诗品》的佐证	45
司空图著《二十四诗品》的铁证	62

第二编 项羽垓下南驰乌江研究

项羽死于东城之乌江——以训诂学解析项羽史事文献之语言	99
“《史记》里确实不存在项羽乌江自刎之说”吗?	106
项羽死于乌江辨	110
项羽何处“迷失道”? ——与冯其庸先生等商榷	123
“项羽不死于乌江”说献疑——项羽败走所经“阴陵”等处地理位置考辨	130

第三编 古汉语语法研究

汉语系词“是”出现时代新探	153
谈“使动用法”	163
“使动用法”辨识	170
再论汉语系词“是”的产生时代	176
句法与训诂	187

古代汉语修辞琐议	193
----------------	-----

第四编 汉语音韵研究

《诗经》“坎坎”音读考	201
试论古鼻音韵尾[m]的演化	204
凿破混沌——试论段玉裁在古音研究上的贡献	214
“古无轻唇音”补证	224
“于是”与“焉”之关系——兼论新版《国语》等三例“焉”字句读	227
唐代四声与唐诗吟诵问题	231
后 记	243

第 一 编
《二十四诗品》作者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尚君、汪涌豪二先生认为宋代苏轼称司空图“二十四韵”应解为24联诗,遂对传统认定的司空图著《二十四诗品》产生怀疑。他们在考证“韵”字含义及《二十四诗品》中所写的景物等之后,认定该句中的“韵”系指诗之“联”(即一首诗中相连的出句与对句的合称),断言苏轼所言“二十四韵”是指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中的“二十四联诗”,并认定《二十四诗品》(按指二十四首诗)乃明人怀悦所作(见其所刊的《诗家一指》等文)。陈尚君、汪涌豪的三万余言长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刊于《中国古籍研究》创刊号,并收入《唐代文学丛考》。新说引起古典文学界高度关注,当时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张健先生(后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潜心研究,从北京图书馆觅得元人虞集《虞侍书诗法》,见其中《诗家一指》有《二十四品》16则,遂认为“《二十四诗品》有可能是元代虞集著”(详见《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诗家一指〉的产生时代与作者——兼论〈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其后祖保泉、陶礼天二先生研究认为:“在没有可靠的证据之前,不能轻易否定司空图是《二十四诗品》的作者。”(《〈诗家一指〉与〈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载《安徽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1997年,南京大学《中国诗学》专题讨论《二十四诗品》作者,王运熙、张少康等老一辈学者各抒己见。有鉴于此,笔者对《二十四诗品》的用韵及苏轼语的句法结构进行分析研究,对语义考证等,先后草成数篇论文。为辨明是非,现辑录笔者所撰之文,试图从文献、语法、用韵等方面深入进行探讨,极力避免主观性、片面性、机械唯物论,还其历史真面貌。

从《二十四诗品》用韵看它的作者

古典诗论《二十四诗品》韵文,世传晚唐诗人司空图撰,而陈尚君、汪涌豪二先生提出《二十四诗品》的真正作者应是明代景泰间嘉禾(今浙江嘉兴)人怀悦^①,张健先生则持不同看法,指出《诗家一指》及《二十四诗品》的作者有可能是元代的虞集^②;祖保泉教授等反对上述二说,从《二十四诗品》所见的“秘本”、《诗品》的内容、文本的异文、宋人的论述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在没有可靠证据之前,不能轻易否定司空图是《二十四诗品》的作者^③。

《二十四诗品》是用24首四言古诗写成的。因此从其用韵情况鉴定其产生时代,不失为一种科学的方法。汉语语音的演变、韵部的分合,是有其规律的,不同时代诗歌的用韵情况也随之不相同,各自的特点必然反映到古诗用韵上来,显示出时代的特点。何九盈先生说:“《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以及各种体裁的赋,都是有韵的作品,它们的用韵又都有时代的特点……”^④鲍明炜先生还说:“(唐代)也有一些诗文跨摄用韵,或两摄通押,或三摄通押。原因不外作家的特殊习惯,如张说、王梵志、寒山等用韵都较宽;其次是时代风尚,开始是个人别人倡导,效法的人多,遂成风气;更重要的是语音起了变化,反映到诗文用韵上来。”^⑤我们考察《诗品》的用韵情况,分析其用韵特点,并与晚唐诗、司空图诗、虞集诗的用韵进行比较,希望能对《二十四诗品》这一重要诗论的产生时代和作者的考定有所裨益。

① 陈尚君,汪涌豪.《二十四诗品》作者是明代怀悦[N].文汇报,1995-03-16(8).

② 张健.《诗家一指》的产生时代与作者——兼论《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5):34-44.

③ 祖保泉,陶礼天.《诗家一指》与《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J].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1):89-97.

④ 何九盈.古汉语音韵学述要[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0:10.

⑤ 鲍明炜.唐代诗文韵部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3-4.

一、《诗品》用韵分析

《诗品》是24首四言组诗,每首皆12句,共146韵字。现据《全唐诗》本(中华书局1960年版),将24则的韵脚按“平水韵”、《切韵》的韵目排列如下(韵目及其后韵谱标“.”或“△”等,以区别其字所属韵部):

东韵(《切韵》东)《雄浑》充、雄、空、风、中、旁

《劲健》虹、风、中、雄、同、终

冬韵(《切韵》冬钟)《高古》蓉、踪、从、钟、封、宗

阳韵(《切韵》阳唐)《豪放》荒、狂、苍、旁、凰、桑

《委曲》肠、香、羌、藏、翔、方

庚韵(《切韵》庚清)《沉着》清、声、行、生、明、横

真韵(《切韵》真,无淳韵)《纤秣》春、人、滨、邻、真、新

《洗炼》银、磷、神、真、人、身

《自然》邻、春、新、贫、蘋、钧

《形容》真、春、神、岫、尘、人

侵韵(《切韵》侵)《绮丽》金、深、林、阴、琴、襟

《实境》深、心、阴、琴、寻、音

支韵(《切韵》支之)《疏野》羈、期、诗、时、为、之

微韵(《切韵》微)《冲淡》微、飞、衣、归、稀、违

《超诣》微、归、非、违、晖、稀

灰韵(《切韵》灰咍)《悲慨》摧、来、灰、才、哀、苔

《精神》来、胎、台、杯、灰、裁

歌韵(《切韵》歌无“戈”韵)《旷达》何、多、萝、过、歌(一作“过”)、峨

虞韵(《切韵》虞模)《流动》珠、愚、枢、符、无、乎

尤韵(《切韵》尤侯幽)《含蓄》流、忧、浮、秋、洵、收

《清奇》流、舟、幽、悠、收、秋

屋韵(《切韵》屋)《典雅》屋、竹、逐、瀑、菊、读

真(欣)、文(《切韵》文、欣韵)《飘逸》群、云、缦、垠、闻、分

支、微(《切韵》支、脂、之、微)《缜密》知、奇、晞、迟、痴、时

从上面的韵谱看出,其中22则韵脚分属于“平水韵”13个韵部:东、冬、阳、庚、真、侵、支、微、灰、歌、虞、尤、屋等,《切韵》21个韵部,也

完全符合《广韵》韵目下所注“独用”“同用”的规定。如：东、侵、屋，皆“独用”；冬钟、阳唐、庚清、灰咍、虞模、尤侯幽等，皆“同用”。需要说明，“同用”（即合并使用）的规定虽然今见于宋代的《广韵》《集韵》，但它始于唐代初年，唐封演《闻见记》云：“隋朝陆法言与颜、魏诸公定南北音，撰为《切韵》，凡一万二千一百五十八字（今人统计为11558字），以为文楷式；而‘先’‘仙’‘删’‘山’之类分为别韵，属文之士共苦其苛细。国初（按指唐代初年），许敬宗等详议，以其韵窄，奏合而用之，法言所谓‘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者也。”

细察《诗品》24则韵谱，它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用韵较宽。如《飘逸》韵脚的真文通押，《缜密》韵脚的支脂之微通押，显然超出“同用”的押韵规定，与唐人近体诗要求不合。这里需说明，“垠”字在《切韵》归殷韵（或作“欣”韵，因宋宣祖名弘殷，宋《广韵》避讳而改），戴震《声韵考》卷二《考定〈广韵〉独用同用四声表》文、欣均独用；又元泰定本、明本校正的《广韵》亦如是。王力先生认为欣韵（含“垠”字）在隋唐时代已转入真韵。他在《汉语语音史》里说：“为什么《切韵》要把欣韵放在文韵后面，自成一韵呢？这是为了存古，因为文欣两韵古属文部，到了隋唐时代，才转入真部了。”^①还举了杜甫《别蔡十四著作》等三首诗用韵例证。据此，《诗品·飘逸》韵脚为真文通押。其二，韵字分布较广。《诗品》24则146个韵脚（有二则首句入韵：《劲健》“空”、《委曲》“行”）分布范围较广，属《切韵》23个韵、“水平韵”14个韵。这在古代组诗里也是少见的。可见《诗品》的作者是遣词用韵的高手，否则，是很难做到的。

二、与唐诗、虞集诗用韵比较

前面说过，有论者依据《诗家一指》认为《诗品》的作者是明人怀悦。但此说已被事实彻底否定。因此，我们把怀悦作《诗品》说排除在外，只将《诗品》用韵特点与初唐、中唐、晚唐、虞集诗的用韵进行比较。下面我们将鲍明炜先生《唐代诗文韵部研究》中真文通押、支脂之微通押的初唐诗韵统计的数字，中唐诗韵的说明，以及我们对晚唐诗

^① 王力. 汉语语音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218.

韵(《全唐诗》第19分册,41人的诗作)、虞集诗韵(《道园学古录》798首诗用韵)统计的数据列出,从汉语语音史角度探寻《诗品》的产生时代。

1. 真文通押

初唐古体诗25例,近体诗无;中唐古体诗真臻文殷同用,近体诗真殷同用、文独用;晚唐古体诗1例(如顾云《池阳醉歌赠匡庐处士姚岩杰》中“文”“垠”“云”为韵),近体诗首句入韵通押2例(如李山甫《送蕲州裴员外》“人”“群”“君”“芬”“云”,罗邺《边将》“勋”“频”“人”“新”“身”)。而元虞集诗仅有首句入韵通押的近体诗1例(《题明皇按舞图》中“云”“频”“新”为韵)。

2. 支脂之微通押

初唐古体诗48例,近体诗2例(其中首句入韵通押3例,如李峤《鹿》“畿”“诗”“时”“期”);中唐古体诗支微同用,近体诗脂之微有通押;晚唐古体诗5例,近体诗5例,另有首句入韵通押的26例。此外还有交韵诗1例(如聂夷中《送别离》“欲别牵郎衣,问郎邀何处。不恨归日迟,莫向邛灵去。”而元虞集诗中仅有首句入韵通押的1例(《次韵张蔡国公淡庵青山寺诗》“期”“违”“非”“薇”“微”)。

从上面的数字看到,《诗品》的2则通押韵例,与初唐、晚唐、虞集诗的用韵比例是:真文为1:25:3:1,支脂之微为1:51:36:1;若不计近体诗首句入韵通押的,真文为1:25:1:0,支脂之微为1:50:10:0。可见《诗品》用韵宽的特点与晚唐诗用韵悉合,而与元虞集诗韵大相径庭。

《诗品》用韵宽是唐朝语音的反映。据今人研究,《切韵》音系是在隋唐时期共同语的基础上吸收了南北方音和古音一些成分的综合音系。唐代初年,许敬宗等人“以其韵窄”,“属文之士共苦其苛细”,乃创“同用”条例。赵诚先生认为“同用”的创立,恐非由于“韵窄”,他说:“比如五支韵,四百字左右,可算一个大韵,然而却和六脂、七之同用;八微才一百多字,是一个小韵,却是独用。细看各韵的同用独用,很可能和当时的实际语音有关系,否则,即使有了同用独用例,而韵部通用与否的定例和实际音读不符,‘属文之士’不便于记忆,也还是会‘苦其苛细’的。清代举子背诗韵是一桩苦事,原因就在这里。”诚然,初唐的“同用”应当是韵读相近而通用;同样,唐诗及《诗品》里的“通押”亦当是语音起了变化,反映在用韵上。张世禄先生在《唐代诗文韵部研究》

的“序言”里说：“张说《和张监观赦》是一首严格的近体诗，但却用了臻、梗两摄的韵脚。这种超出规定（按：指“同用”“独用”）的押韵，必有语音上的理由，致使作者竟不能辨别……”^①

考察汉语语音发展史，宋、元时期语音起了变化，韵部亦随之而分而合，故《诗品》里两则通押的韵部与宋词、元曲的用韵有所不同。如文韵，王力先生说：“（宋代）文韵分化为二：唇音字并入痕魂，合成闻魂部；喉牙字并入真淳，合成真群部。”^②例如《诗品·飘逸》韵脚文韵唇音“分”字，在秦观《满庭芳》里则与《切韵》魂韵的“门”“尊”“村”“魂”“存”“昏”，痕韵的“痕”，以及文韵的“纷”等字相押；文韵唇音“闻”字，在李重元《忆王孙·春词》里与魂韵“孙”“魂”“门”等字为韵。这与《飘逸》韵脚文韵喉牙音字“群”“云”“缦”与真韵“垠”字押韵不同。又如《切韵》文韵的牙音“裙”字，在高观国《少年游·草》中与真韵的“裯”“尘”“人”等字相押，属真群部。宋词里也有混用的，如黄孝迈《湘春夜月》就有文韵喉音的“云”字与魂韵的“魂”“昏”“存”“门”，痕韵的“根”“痕”，真韵的“春”（按《切韵》无淳韵）等字相押。但这与按唐代“同用”或“平水韵”的用韵皆不相合。王力《汉语语音史·宋代音系》还分出支齐部（即蟹摄齐祭废韵并入止摄而成）。据查检，宋词里就有这种韵例，如辛弃疾《木兰花慢·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元》“非”“归”“衣”“肥”“师”“西”“旗”“飞”“围”等同脂微齐韵相押。这显然与《诗品》中支脂之微通押不同。

元代是古汉语语音变化最大的时期，周德清《中原音韵》分为19部。就《诗品》中真文、支脂之微两则通押的韵部来看，在元代有合有分：真文合流为一部（即宋代的闻魂部与真群部合并）；支脂之韵分化，分别与其他有关韵部组合为支思、齐微二部：支脂之的精照两系（即声母为[ts][tsʰ][s][tʃ][tʃʰ][ʃ]开口字，与日母开口字合并为“支思”部；支脂之的精照两系合口字与日母合口字、知系、喉牙唇音字、齐微等韵合并为“齐微”部。因此，《诗品·缜密》韵脚“知”“奇”“晞”“迟”“痴”“时”，在元曲里则分别为韵，如其中之韵开口“时”字，在张可久《仙吕·太常引》中与“脂”“诗”“施”“丝”“差”“词”等字相押（支思部）；又支韵知系的“知”字，在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小梁州》中与“垂”（支韵合口）、

① 鲍明炜. 唐代诗文韵部研究[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 “序言”1-2.

② 王力. 汉语语音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304.

“低”(齐韵)、“衣”(微韵)等字相押(齐微部)。

总之,不论是从按《切韵》韵部系统押韵的唐诗、虞集诗(按虞诗用的“平水韵”,是合并《切韵》的“同用”,与“独用”合成106韵,属于《切韵》系统)来看,还是从随着语音变化而按词韵、曲韵用韵的宋词、元曲等来看,《诗品》用韵特点与唐诗的用韵相合,而与虞集诗的用韵明显不同,与宋元韵部系统格格不入。因此,《诗品》世传唐人所作,从用韵上看是确凿可信的。

三、《诗品》用韵与司空图诗韵如出一辙

如前所述,《诗品》用韵有两个特点:用韵宽,如《飘逸》真文通押,《缜密》支脂之微通押;用韵广,《诗品》24则韵脚分布于《切韵》22个韵、“平水韵”14个韵。下面将《诗品》用韵情况与司空图诗用韵作一比较。

1. 用韵宽严。我们通检《全唐诗》收录司空图370多首诗及其文集的赋,见有支脂之微通押5例,如近体诗《赠圆昉公》“衣”“卑”“迟”“枝”“期”,《洛阳怀古》“机”“时”“知”,歌行体诗《燕歌行》有一处“飞”“追”“衣”为韵,《释怨》赋中有两处通押:“违”“移”“亏”“眉”“悲”,“期”“追”“随”“飞”“悲”“遗”。此外,还有其他韵部通押的,如:真痕1例、文魂2例、庚清1例、庚侵1例、支齐1例、支灰1例、鱼虞2例、萧豪1例、月薛1例。司空图诗里虽然未见真文通押韵例,但从真痕、文魂、痕魂互押可系联相通,如《狂题十八首》(其十一)韵脚魂痕二韵“村”“门”“恩”为韵,而《杨柳枝》(其一)韵脚则有“门”与文韵“君”“闻”通押,又《南北史感遇十首》(其四)韵脚中有“恩”与真韵“春”“尘”通押。可见司空图诗文用韵中真文亦可通押,只是诗的内容没有涉及用这两韵中的字词为韵罢了。

2. 用韵广狭。据我们考察,司空图诗用韵范围亦很广泛。如《狂题十八首》一组近体诗韵脚,就用了《切韵》阳、唐、登、庚、清、真、痕、魂、山、删、先、仙、侵、支、之、灰、哈、歌、虞、模等20韵中的字。这与《诗品》24首诗用《切韵》23韵部相比较,其比为1.11:0.96,其广度超过《诗品》。至于他的370多首诗的用韵,那就更广。《诗品》24则所用的韵,在司空图诗里全都见有,而且多次出现,据我们不完全统计,有:东

韵8例,冬例4例(“平水韵”韵目,下同),阳韵19例,庚韵24例,侵韵19例,支韵26例,微韵17例,尤韵11例,灰韵13例,歌韵7例,虞韵4例,真韵38例,文韵4例,屋韵1例(如《秋思》“哭”“覆”“屋”“独”),以上与《诗品》的“平水韵”韵目全同。此外还有:先韵25例,元韵9例,寒韵7例,删韵10例,蒸韵6例,青韵4例,盐韵2例,咸韵1例,麻韵16例,鱼韵6例,齐韵8例,佳韵2例,萧韵15例,肴韵3例,豪韵2例,药韵1例,屑韵1例,曷韵1例,有韵1例,霁韵1例,等等(通押的韵已列上面,不包括在内)。可见司空图是个驾驭诗韵的高手,遣词选韵能够随心所欲,意到笔随,这在晚唐诗人中并不多见。

从上可见,司空图诗用韵宽、广的特点,与《诗品》完全一致。

附带说明,司空图文集里四言韵文亦多见,如《诗赋赞》《共命鸟赋》《李翰林写真赞》等,皆通篇四言,两句一韵。这与《诗品》句式完全相同,也不失为司空图作《诗品》一个旁证。

综上所述,《二十四诗品》世传晚唐大诗人司空图撰,从其诗韵来看是完全可信的。从纵的方面来看,《诗品》用韵不同于宋词、元曲,而与晚唐诗、司空图诗的用韵相合;从同一韵系来看,《诗品》用韵不同于按“平水韵”(属于《切韵》系统)用韵的虞集诗,而与按《切韵》韵部用韵的唐诗、司空图诗完全相合。因此,世传司空图作《诗品》当为定论,毋庸置疑。

[原载《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转载]